

鹽鐵論卷第八

結和第四十三

大夫曰漢興以來修好結和親所聘遺單于者甚厚  
然不紀重質厚賂之故改節而暴害滋甚先帝觀其  
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懷故廣將帥招奮擊以誅厥  
罪功勲粲然著於海內藏於記府何命亡十獲一乎  
夫偷安者後危慮近者憂邇賢者離俗智士權行君  
子所慮衆庶疑焉故民可與觀成不可與圖始此有  
司所獨見而文學所不覩文學曰往者匈奴結和親  
諸夷納貢即君臣內外相信無胡越之患當此之時

上求寡而易贍民安樂而無事耕田而食桑麻而衣  
家有數年之儲縣官餘貨財閭里耆老或及其澤自  
是之後退文任武苦師勞衆以畧無用之地立郡沙  
石之間民不能自守發屯乘城輓輦而贍之愚竊見  
其亡不覩其成大夫曰匈奴以虛名市於漢而實不  
從數爲蠻貊所給不痛之何故也高皇帝仗劍定九  
州今以九州而不行於匈奴閭里常民尚有梟散況  
萬里之主與小國之匈奴乎夫以天下之力勤何不  
權以天下之士民何不服今有帝名而威不信長城  
反賂遺而尚踞敖此五帝所不忍三王所畢怒也文

學曰湯事夏而卒服之周事殷而卒滅之故以大御  
小者王以強凌弱者亡聖人不困其衆以兼國良御  
不困其馬以兼道故造父之御不失和聖人之治不  
倍德秦攝利衡以御宇內執脩箠以笞八極驂服以  
罷而鞭策愈加故有傾衡遺箠之變士民非不衆力  
勤非不多也皆內倍外附而莫爲用此高皇帝所以  
仗劍而取天下也夫兩主好合內外交通天下安寧  
世世無患士民何事三王何愁焉大夫曰伯翳之始  
封秦地爲七十里穆公開霸孝公廣業自卑至上自  
小至大故先祖基之子孫成之軒轅戰涿鹿殺兩驩

蚩尤而爲帝湯武伐夏商誅桀紂而爲王黃帝以戰  
成功湯武以伐成孝故手足之勤腹脹之養也當世  
之務後世之利也今四夷內侵不攘萬世必有此長  
患先帝興義兵以誅暴強東滅朝鮮西定并駝南擒  
百越北挫強胡李牧追匈奴以廣北州湯武之舉蚩  
尤之兵也故聖主斥地非私其利用兵非徒奮怒也  
所以匡難辟害以爲黎民遠慮文學曰秦南禽勁越  
北却強胡竭中國以役四夷人罷極而主不恤國內  
潰而上不知是以一夫倡而天下和兵破陳涉地奪  
諸侯何嗣之所利詩云雍雍鳴駟旭日始旦登得前  
車戒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矣

誅秦第四十四

大夫曰秦楚燕齊周之封國也三晉之君齊之田氏  
諸侯家臣也內守其國外伐不義地廣壤進故立號  
萬乘而爲諸侯宗周室脩禮長文然國翦弱不能自  
存東攝六國西畏於秦身以放遷宗廟絕祀賴先帝  
大惠紹興其後封嘉穎川號周子男君秦旣并天下

東絕沛水并滅朝鮮南取陸梁北却胡狄西略氐羌  
立帝號朝四夷舟車所通足迹所及靡不畢至非服  
其德畏其威也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矣文學  
曰禹舜堯之佐也湯文夏商之臣也其所以從八極  
而朝海內者非以陸梁之地兵革之威也秦楚三晉  
號萬乘不務積德而務相侵搆兵爭強而卒俱亡雖  
以進壤廣地如食煎之充腸也欲其安存何可得也  
夫禮讓爲國者若江海流彌久不竭其本美也苟爲  
無本若蒿火暴怒而無繼其亡可立而待戰國是也  
周德衰然後列於諸侯至今不絕秦力盡而滅其族

安得朝人也大夫曰中國與邊境猶支體與腹心也  
夫肌膚寒於外腹腸疾於內內外之相勞非相爲助  
也唇亡則齒寒支體傷而心憊怛故無手足則支體  
廢無邊境則內國害昔者戎狄攻太王於邠踰岐梁  
而與秦界於涇渭東至晉之陸渾侵暴中國中國疾  
之今匈奴蠶食內侵遠者不離其苦獨邊境蒙其敗  
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不征備則暴害不息故  
先帝興義兵以征厥罪遂破祁連天山散其聚黨北  
畧至龍城大圍匈奴單于失魂僅以身免乘奔逐北  
斬首捕虜十餘萬控弦之民旃裘之長莫不沮膽挫

折遠遁遂乃振旅渾耶率其衆以降置五屬國以距胡則長城之內河山之外罕被寇蓄於是下詔令減戍消寬徭役初雖勞苦卒獲其慶文學曰周累世積德天下莫不願以爲君故不勞而王恩施由近及遠而蠻貊自至秦任戰勝以并天下小海內而貪胡越之地使蒙恬擊胡取河南以爲新秦而亡其故秦築長城以守胡而亡其所守往者兵革亟動師旅數起長城之北旋車遺鏃相望及李廣利等輕計還馬足莫不寒心雖得渾耶不能更所亡此非社稷之至計也

伐功第四十五

大夫曰齊桓公越燕伐山戎破孤竹殘令支趙武靈王踰句注過代谷略滅林胡樓煩燕襲走東胡辟地千里度遼東而攻朝鮮蒙公爲秦擊走匈奴若鷲鳥之追羣雀匈奴勢懼不敢南面而望十餘年及其後蒙公死而諸侯叛秦中國擾亂匈奴紛紛乃敢復爲邊寇夫以小國燕趙尚猶却寇虜以廣地今以漢國之大士民之力非特齊桓之衆燕趙之師也然匈奴又未服者羣臣不并力上下未諧故也文學曰古之用師非貪壤土之利救民之患也民思之若旱之望

雨簞食壺漿以逆王師故憂人之患者民一心而歸之湯武是也不愛民之死力盡而潰叛者秦王是也孟子曰君不鄉道不由仁義而爲之強戰雖克必亡此中國所以擾亂非蒙恬死而諸侯叛秦昔周室盛也越裳氏來獻百蠻致貢其後周衰諸侯力征蠻貊分散各有聚黨莫能相一是以燕趙能得意焉其後匈奴稍強蠶食諸侯故破走月支氏因兵威徙小國引弓之民并爲一家一意同力故難制也前君爲先帝畫匈奴之策兵據西域奪之便勢之地以候其變以漢之強攻於匈奴之衆若以強弩潰癰疽越之禽

吳豈足道哉上以爲然用君之義聽君之計雖越王之任種蠶不過以搜粟都尉爲御史大夫持政十有餘年未見種蠶之功而見靡弊之効匈奴不爲加俛而百姓黎民以敝矣是君之策不能弱匈奴而反衰中國也善爲計者固若此乎

西域第四十六

大夫曰往者匈奴據河山之險擅田牧之利民富兵強行入爲寇則匈奴注之內驚動而上郡以南咸城文帝時虜入蕭關烽火通甘泉羣臣懼不知所出乃請屯京師以備胡胡西役大宛康居之屬南與羣羌通

先帝推讓斥奪廣饒之地建張掖以西隔絕羗胡瓜  
分其援是以西域之國皆內拒匈奴斷其右臂曳劍  
而走故募人田畜以廣用長城以南濱塞之郡馬牛  
放縱蓄積布野未覩其計之所過也夫以弱越而遂  
意強吳才地計衆非鈞也主思臣謀其往必矣文學  
曰吳越迫於江海三川循環之處於五湖之間地相  
迫壤相次其勢易以相禽也金鼓未聞旌旗未舒行  
陣未定兵以接矣師無輜重之費士無乏絕之勞此  
所謂食於厨倉而戰於門郊者也今匈奴牧於無窮  
之澤東西南北不可窮極雖輕車利馬不能得也况

負重羸兵以求之乎其勢不相及也茫茫乎若行九  
臯未知所止皓皓乎若無網羅而漁江海雖及之三  
軍罷弊適遺之餌也故明王知其所無利以爲役不  
可數行而權不可久張也故詔公卿大夫賢良文學  
所以復枉輿微之路公卿宜思百姓之急匈奴之害  
緣聖主之心定安平之業今乃留心於末計雖本議  
不順上意未爲盡於忠也大夫曰初貳師不克宛而  
還也議者故使人主不遂念則西域皆瓦解而附於  
胡胡得衆國而益強先帝絕竒聽行武威還襲宛宛  
舉國以降効其器物致其實馬烏孫之屬駭膽請爲

臣妾匈奴失魂奔走遁逃雖未盡服遠處寒苦堯堯  
之地壯者死於祁連天山其孤未復故羣臣議以爲  
匈奴困於漢兵折翅傷翼可遂擊服會先帝棄羣臣  
以故匈奴不革譬如爲山未成一簣而止度功業而  
無斷成之理是棄與胡而資強敵也輟幾沮成爲主  
計若斯亦未可謂盡忠也文學曰有司言外國之事  
議者皆激一時之權不慮其後張騫言大宛之天馬  
汗血安息之真玉大烏縣官旣聞知甘水焉乃大興  
師伐宛歷數期而後克之夫萬里而攻人之國兵未  
戰而物故過半雖破宛得寶馬非計也當此之時將

上大夫衣繡衣以與擊之當此時百姓元元莫必  
其命故山東豪傑頗有異心賴先帝聖靈斐然其咎  
皆在於欲畢匈奴而遠幾也爲主計若此可謂忠乎

世務第四十七

大夫曰諸生妄言議者令可詳用無徒守推車之語  
滑稽而不可修夫漢之有匈奴譬若木之有蠹如人  
有疾不治則寢以深故謀臣以爲擊奪以困極之諸  
生言以德懷之此有其語而不可行也諸生上無以



似三王下無以似近秦令有司可舉而行當世安蒸  
庶而寧邊境者乎文學曰昔齊桓公內附百姓外綏  
諸侯存亡接絕而天下從風其後德虧行衰葵丘之  
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春秋刺其不崇德而崇力也  
故任德則強楚告服遠國不召而自至任力則近者  
不親小國不附此其效也誠上觀三王之所以昌下  
論秦之所以亡中迷齊桓所以興去武行文廢力尚  
德罷關梁除障塞以仁義導之則北垂無寇虜之憂  
中國無干戈之事矣大夫曰事不豫辨不可以應卒  
內無備不可以禦敵詩云詰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

不虞故有文事必有武備昔宋襄公倍楚而不備以  
取大辱焉身執囚而國幾亡故雖有誠信之心不知  
權變危亡之道也春秋不與夷狄中國爲禮爲其無  
信也匈奴貪狼因時而動乘可而發颺舉電至而欲  
以誠信之心金帛之寶而信無義之詐是猶親蹶躄  
而扶猛虎也文學曰春秋王者無敵言其仁厚其德  
美天下賓服莫敢受交也德行延及方外舟車所臻  
足迹所及莫不被澤蠻貊異國重譯自至方此之時  
天下和同君臣一德內外相信上下輯睦兵設而不  
試干戈閉藏而不用老子曰兕無所用其角螿蟲無

所輸其毒故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世安得蹶躓而親之乎大夫曰布心腹質情素信誠內感義形乎色宋華元楚司馬子反之相覩也符契內合誠有以相信也今匈奴挾不信之心懷不測之詐見利如前乘便而起潛進市側以襲無備是猶措重寶於道路而莫之守也求其不亡何可得乎文學曰誠信著乎天下醇德流乎四海則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執禽而朝之故正近者不以威來遠者不以武德義修而任賢良也故民之於事辭佚而就勞於財也辭多而就寡上下交讓道路鴈行方此之時賤貨而貴德重

義而輕利賞之不竊何寶之守也

和親第四十八

大夫曰昔徐偃王行義而滅好儒而削知文而不知武知一而不知二故君子篤仁以行然必築城以自守設械以自備爲不仁者之害已也是以古者蒐獮振旅而數軍實焉恐民之愉佚而亡戒難故兵革者國之用城壘者國之固也而欲罷之是去表見裏示匈奴心腹也匈奴輕舉潛進以襲空虛是猶不介而當矢石之蹊禍必不振此邊境之所懼而有司之所憂也文學曰往者通關梁交有無自單于以下皆親

漢內附往來長城之下其後王恢誤謀馬邑匈奴絕和親故當路結禍紛拏而不解兵連而不息邊民不解甲弛弩行數十年介冑而耕耘鋤耰而候望燧燔烽舉丁壯弧弦而出鬪老者超越而入葆言之足以流涕寒心則仁者不忍也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未聞善往而有惡來者故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爲兄弟也故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大夫曰自春秋諸夏之君會聚相結三會之後乖離相疑伐戰不止六國從親冠帶相接然未嘗有堅約况禽獸之國乎春秋存君在楚臯鼬之會書公紿

夷狄也匈奴數和親而常先犯約貪侵盜驅長詐謀之國也反復無信百約百叛若朱象之不移商均之不化而欲信其用兵之備親之以德亦難矣文學曰王者中立而聽乎天下德施方外絕國殊俗臻於闕庭鳳凰在列樹騏驎在郊藪群生庶物莫不被澤非足行而仁辨之也推其仁恩而皇之誠也范蠡出於越由余長於胡皆爲霸王賢佐故政有不從之教而世無不可化之民詩云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故公劉處戎狄戎狄化之大王去豳豳民隨之周公修德而越裳氏來其從善如影響爲政務以德親近何憂於

彼之不改

鹽鐵論卷第八

鹽鐵論卷第九

繇役第四十九

大夫曰層者解分中理可橫以手而離也至其抽筋  
鑿骨非行金斧不能決聖主循性而化有不從者亦  
將舉兵而征之是以湯誅葛伯文王誅犬夷及後戎  
狄猶夏中國不寧周宣王冲山甫式遏寇虐詩云薄  
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自古明王不  
能無征伐而服不義不能無城壘而禦強暴也文學  
曰舜執干戚而有苗服文王底德而懷四夷詩云鎬  
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普天之下惟

人面之倫莫不引領而歸其義故畫地爲境人莫之  
犯子曰白刃可冒中庸不可入至德之謂也故善攻  
不待堅甲而克善守不待渠梁而固武王之伐殷也  
執黃鉞誓牧之野天下之士莫不願爲之用旣而偃  
兵搢笏而朝天下之民莫不願爲之臣旣以義取之  
以德守之秦以力取之以法守之本末不得故亡夫  
文猶可長用而武難久行也大夫曰詩云獫狁孔熾  
我是用戒武夫潢潢經營四方故守禦征伐所由來  
久矣春秋譏戎驪未至豫禦之故四支強而躬體固  
華葉茂而本根據故飭四境所以安中國也發戍漕

所以審勞佚也主憂者臣勞上危者下死先帝憂百  
姓不瞻出禁錢解乘輿駮樂損膳以賑窮備邊費  
未見報施之義而見沮成之理非所聞也文學曰周  
道衰王迹熄諸侯爭強大小相凌是以強國務侵弱  
國設備甲士勞戰陣役於兵革故君勞而民困苦也  
今中國爲一統而方內不安徭役遠而外內煩也古  
者無過年之繇無踰時之役今近者數千里遠者過  
萬里歷二期長子不還父母愁憂妻子詠歎憤懣之  
恨發動於心慕思之積痛於骨髓此杖杜采薇之所  
爲作也

險固第五十

大夫曰虎兕所以能執熊羆服羣獸者爪牙利而攫便也秦所以超諸侯吞天下併敵國者險阻固而勢居然也故龜猖有介狐貉不能禽蝮蛇有螫人忌而不輕故有備則制人無備則制於人故仲山甫補袞職之闕蒙公築長城之固所以備寇讐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不固其外欲安其內猶家人不堅垣牆狗吠夜驚而闇昧妄行也文學曰秦左殽函右隴阨前蜀漢後山河四塞以爲固金城千里良將勇士設利器而守陁隧墨子守雲梯之械也以爲雖湯武復生

蚩尤復起不輕攻也然戊卒陳勝無將師之任師旅之衆奮空拳而破百萬之師無牆籬之難故在德不在固誠以行義爲阻道德爲塞賢人爲兵聖人爲守則莫能入如此則中國無狗吠之警而邊境無鹿駭狼顧之憂矣夫何妄行之有乎大夫曰古者爲國必察土地山陵阻險天時地利然後可以王霸故制地城郭飭溝壘以禦寇固國春秋曰冬浚洙修地利也三軍順天時以實擊虛然固於阻險敵於金城楚莊之圍宋秦師敗崤欽釜是也故曰天時地利羗胡固近於邊今不敢取必爲四境長患此季孫之所以憂

顯更有勾踐之變而爲強吳之所悔也文學曰地和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周之致遠不以地利以人和也百世不奪非以險以德也吳有三江五湖之難而兼於越楚有汝淵滿堂之固而滅於秦秦有隴阨崤塞而亡於諸侯晉有河華九河而奪於六卿齊有泰山巨海而負於田常桀紂有天下兼於濟亳秦王以六合困於陳涉非地利不固無術以守之也釋邇憂遠猶吳不內定其國而西絕淮山與齊晉爭強也越因其罷擊其虛使吳王用申胥修德無恃極其衆則勾踐不免爲藩臣海崖何謀之敢慮也大夫曰楚

自巫山起方城屬巫黔中設扞關以拒秦秦包商洛崤函以禦諸侯韓阻宜陽伊闕要成臯太行以安周鄭魏濱洛築城阻山帶河以保晉國趙結飛狐句注孟門以存荆代燕塞碣石絕邪谷繞援遼齊撫阿甄關榮歷倚太山負海河梁關者邦國之固而山川社稷之寶也徐人滅舒春秋謂之取惡其無備得物之易也故恤來兵仁傷刑君子爲國必有不可犯之難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言備之素修也文學曰阻險不如阻義昔湯以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舒以百里亡於敵國此其所以見惡也使關梁足恃六國不兼

於秦河山足保秦不亡於楚漢由此觀之衝隆不足  
爲強高城不足爲固行善則昌行惡則亡王者博愛  
遠施外內合同四海各以其職來祭何擊拆而待傳  
曰諸侯之有關梁庶人之有爵祿非升平之典蓋自  
戰國始也

論勇第五十一

大夫曰荆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三尺匕首不  
足恃也秦王憚於不意列斷賁育介七尺之利也使  
專諸空拳不免於爲禽要離無水不能遂其功世言  
強楚勁鄭有犀兕之甲棠谿之鋌也內據金城外任

利兵是以威行諸夏強服敵國故孟賁奮臂衆人輕  
之怯夫有備其氣自倍況以吳楚之士舞利劔蹶強  
弩以與貉虜騁於中原一人當百不足道也夫如此  
則胡無守谷谿無交兵刃不支漢其勢必降此商君  
之走魏而孫臏之破梁也文學曰楚鄭之棠谿墨陽  
非不利也犀鞬兕甲非不堅也然而不能存者利不  
足恃也秦兼六國之師據嶺岫而御宇內金石之固  
莫耶之利也然陳勝無士民之資甲兵之用鉏耰棘  
樞以破衝隆武昭不擊烏號不發所謂金城者非謂  
築壤而高土鑿地而深池也所謂利兵者非謂吳越



之鋌干將之劍也言以道德爲城以仁義爲郭莫之  
敢攻莫之敢入文王是也以道德爲軸以仁義爲劍  
莫之敢當莫之敢御湯武是也今不建不可攻之城  
不可當之兵而欲任匹夫之役而行三尺之刃亦細  
矣大夫曰荆軻提匕首入不測之強秦秦王惶恐失  
守備衛者皆懼專諸手劍歷萬乘刺吳王尸孽立正  
鎬冠千里聶政自衛由韓廷刺其主功成求得退自  
刑於朝暴尸於市今誠得勇士乘強漢之威凌無義  
之匈奴制其死命責以其過若曹劇之負齊桓公遂  
其求推鋒拊銳寄廬擾亂上下相遁因以輕銳隨其

後匈奴必交臂不敢格也文學曰湯得伊尹以區區  
之毫兼臣海內文王得太公廓鄠鄙以爲天下齊桓  
公得管仲以霸諸侯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聞  
得賢聖而蠻貊來享未聞劫殺人主以懷遠也詩云  
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故自彼氏羌莫敢不來王非畏  
其威畏其德也故義之服無義疾於原馬良弓德之  
召遠疾於馳傳重驛

論功第五十二

大夫曰匈奴無城廓之守溝池之固修戟強弩之用  
倉廩府庫之積上無義法下無文理君臣嫚易上下

無禮織柳爲室旃席爲蓋素弧骨鏃馬不粟食內則  
備不足畏外則禮不足稱夫中國天下腹心賢士之  
所總禮義之所集財用之所殖也夫以智謀愚以義  
伐不義若因秋霜而振落葉春秋曰桓公之興戎狐  
驅之爾況以天下之力乎文學曰匈奴車器無銀黃  
絲漆之飾素成而務堅絲無文采裙禕曲襟之制都  
成而務完男無刻鏤奇巧之事宮室城廓之功女無  
綺繡淫巧之貢織綺羅紈之作事省而致用易成而  
難弊雖無修戟強弩戎馬良弓家有其備人有其用  
一旦有急貫弓上馬而已資糧不見案首而支數十

日之食因山谷爲城廓因水草爲倉廩法約而易辨  
求寡而易供是以刑省而不犯指麾而令從嫚於禮  
而篤於信畧於文而敏於事故雖無禮義之書刻骨  
卷衣百官有以相記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群臣爲  
縣官計者皆言其易而實難是以秦欲驅之而反更  
亡也故兵者凶器不可輕用也其以強爲弱以存爲  
亡一朝爾也大夫曰魯連有言秦權使其士虐使其  
民故政急而不長高皇帝受命平暴亂功德巍巍惟  
天同大焉而文景承緒潤色之及先帝征不義攘無  
德以昭仁聖之路純至德之基聖王累年仁義之積

也今文學引亡國失政之治而況之於今其謂匈奴難圖宜矣文學曰有虞氏之時三苗不牧禹欲伐之舜曰是吾德未喻也退而脩政而三苗服不牧之地不羈之民聖王不加兵不事力焉以爲不足煩百姓而勞中國也今明主修聖緒宣德化而朝有權使之謀尚首功之事臣固怪之夫人臣席天下之勢奮國家之用身享其利而不顧其主此尉佗章邯所以成王秦失其政也孫子曰今夫國家之事一日更百變然而不亡者可得而革也逮出兵乎平原廣牧鼓鳴矢流雖有堯舜之知不能更也戰而勝之退修禮義

繼三代之迹仁義附矣戰勝而不休身死國亡者吳王是也大夫曰順風而呼者易爲氣因時而行者易爲力文武懷餘力不爲後嗣計故三世而德衰昭王南征死而不還凡伯囚執而使不通晉取郊沛王師敗於茅戎今西南諸夷楚莊之後朝鮮之王燕之亡民也南越尉佗起中國自立爲王德至薄然皆亡天下之大各自以爲一州倔强倨敖自稱老夫先帝爲萬世度恐有冀州之累南荆之患於是遣左將軍樓船平之兵不血刃咸爲縣官也七國之時皆據萬乘南面稱王提珩爲敵國累世然終不免首係虜於秦

今匈奴不當漢家之臣郡非有六國之用賢士之謀  
由此觀難易察然可見也文學曰秦滅六國虜七王  
沛然有餘力自以爲蚩尤不能害黃帝不能斥及二  
世弑死望夷子嬰係頸降楚曾不得七王之俛首使  
六國並存秦尚爲戰固未亡也何以明之自孝公以  
至于始皇世世爲諸侯雄百有餘年及兼天下十四  
歲而亡何則外無敵國之憂而內自縱恣也自非聖  
人得志而不驕佚者未之有也

論鄒第五十三

大夫曰鄒子疾晚世之儒墨不知天地之弘昭曠之

道將一曲而欲道九折守一隅而欲知萬方猶無準  
平而欲知高下無規矩而欲知方圓也於是推大聖  
終始之運以喻王公列士中國名山通谷以至海外  
所謂中國者天下八十分之一名曰赤縣神州而分  
爲九川絕陵陸不通乃爲一州有八瀛海圍其外此  
所謂八極而天下際焉禹貢亦著山川高下原隰而  
不知大道之遙故秦欲達九州而方瀛海牧胡而朝  
萬國諸生守畦畝之慮閭巷之固未知天下之義也  
文學曰堯使禹爲司空平水土隨山刊木定高下而  
序九州鄒衍非聖人作怪誤惑六國之君以納其說

此春秋所謂匹夫熒惑諸侯者也孔子曰未能事人  
焉能事鬼神近者不達焉能知瀛海故無補於用者  
君子不爲無益於治者君子不由三王信經道而德  
光於四海戰國信嘉言破亡而泥山昔秦始皇已吞  
天下欲并萬國亡其三十六郡欲達瀛海而失其州  
縣知大義如斯不如守小計也

論菑第五十四

大夫曰巫祝不可與並祀諸生不可與逐語信往疑  
今非人自是夫道古者稽之今言遠者合之近日月  
在天其徵在人菑異之變天壽之期陰陽之化四時

之叙水火金木妖祥之應鬼神之靈祭祀之福日月  
之行星辰之紀曲言之故何所本始不知則默無苟  
亂耳文學曰始江都相董生推言陰陽四時相繼父  
生之子養之母成之子藏之故春生仁夏長德秋成  
義冬藏禮此四時之序聖人之所則也刑不可任以  
成化故廣德教言遠必考之邇故內恕以行是以刑  
罰若加於已勤勞若施於身又安能忍殺其赤子以  
事無用罷弊所恃而達瀛海乎蓋越人美羸蚌而簡  
太牢鄙夫樂咋喑而怪韶獲故不知味者以芬香爲  
臭不知道者以美言爲亂耳人無天壽各以其好惡

爲命弄梟以功力不得其死智伯以貪狼亡其身天  
留之證禎祥之應猶施與之望報各以其類及故好  
行善者天助以福符瑞是也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  
利好行惡者天報以禍妖菑是也春秋曰應是而有  
天菑周文武尊賢受諫敬戒不殆純德上休神祇相  
況詩云降福攘攘降福簡簡日者陽陽道明月者陰  
陰道冥君尊臣卑之義故陽先盛於土衆陰之類消  
於下月望於天蚌蛤盛於淵故臣不臣則陰陽不調  
日月有變政教不均則水旱不時螟螣生此災異之  
應也四時代叙而人則其功星列於天而人象其行

常星猶公卿也衆星猶萬民也列星正則衆星齊常  
星亂則衆星墜矣大夫曰文學言剛柔之類互勝相  
代生易明於陰陽書長於五行春生夏長故火生於  
寅木陽類也秋生冬死故水生於甲金陰物也四時  
五行迭廢迭興陰陽異類水火不同器金得土而成  
得火而死金生於巳何說何言然乎文學曰兵者凶  
器也甲堅兵利爲天下殃以毋制子故能久長聖人  
法之厭而不陽詩云載戢干戈載橐弓矢我求懿德  
肆于時夏衰世不然逆天道以快暴心僵尸血流以  
爭壤土牢人之君滅人之祀殺人之子若絕草木刑

者肩靡於道以已之所惡而施於人是以國家破滅身受其殃秦王是也大夫曰金生於巳刑罰小加故薺麥夏死易曰履霜堅冰至秋始降霜草木墮零合冬行誅萬物畢藏春夏生長利以行仁秋冬殺藏利以施刑故非其時而樹雖生不成秋冬行德是謂逆天道月令涼風至殺氣動蜻蛚鳴衣裘成天子行微刑始驅萋以順天令文學曰同四時合陰陽尚德而除刑如此則鷹隼不鷲猛獸不攫秋不蒐獮冬不田狩者也文學曰天道好生惡殺好賞惡罰故使陽居於實而宣德施陰藏於虛而為陽佐輔陽剛陰柔季

不能加孟此天賤冬而貴春申陽屈陰故王者南面而聽天下背陰向陽前德而後刑也霜雪晚至五穀猶成電霧夏墮萬物皆傷由此觀之嚴刑以治國猶任秋冬以成穀也故法令者治惡之具也而非至治之風也是以古者明王茂其德教而緩其刑罰也網漏吞舟之魚而刑審於繩墨之外反臻其末而民莫犯禁也

鹽鐵論卷第十

刑德第五十五

大夫曰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姦也令嚴而民慎法設而姦禁罔疏則獸失法疏則罪漏罪漏則民放佚而輕犯禁故禁下必法夫徼倖誅誡蹶躄不犯是以古者作五刑刻肌膚而民不踰矩文學曰道德衆人不知所由法令衆民不知所辟故王者之制法昭乎如日月故民不迷曠乎若大路故民不惑幽隱遠方折手知足室女童婦咸知所避是以法令不犯而獄犴不用也昔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凝脂



然而上下相遁姦僞萌生有司法之若救爛撲焦不能禁非網疏而罪漏禮義廢而刑罰任也方今律令百有餘篇文章繁罪名重郡國用之疑惑或淺或深自吏明習者不知所處而況愚民乎律令塵蠹於棧閣吏不能徧覩而況於愚民乎此斷獄所以滋衆而民犯禁也宜犴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刺刑法繁也親服之屬甚衆上附下附而服不過五五刑之屬三千上殺下殺而罪不過五故治民道務篤其教而已大夫曰文學言王者立法曠若大路今馳道不小也而民公犯之以其罰罪之輕也千仞之高人不輕

凌千鈞之重人不輕舉商君刑棄灰於道而秦民治故盜馬者死盜牛者加所以重本而絕輕疾之資也武兵名食所以佐邊而重武備也盜傷與殺同罪所以累其心而責其意也猶魯以楚師伐齊而春秋惡之故輕之爲重淺之爲深有緣而然法之徵者固非衆人之所知也文學曰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故德明而易從法約而易行今馳道經營陵陸紆周天下是以萬里爲民奔也尉羅張而縣其谷辟陷設而當其蹊躋弋飾而加其上能勿離乎聚其所欲開其所利仁義

陵遲能勿踰乎故其末途至於攻城入邑損府庫之  
金盜宗廟之器豈特千仞之高千鈞之重哉管子曰  
四維不張雖臯陶不能爲士故德教廢而詐僞行禮  
義壞而姦邪興言無仁義也仁者愛之効也義者事  
之宜也故君子愛仁以及物治近以及遠傳曰凡生  
之物莫貴於人人主之所貴莫重於人故天之生萬  
物以奉人也主愛人以順天也聞以六畜禽獸養人  
未聞以所養害人者也魯廋焚孔子罷朝問人不問  
馬賤畜而重人也今盜馬者罪死盜牛者加乘騎車  
馬馳行道中吏舉苛而不止以爲盜馬而罪亦死今

傷人持其刀劍而亡亦可謂盜武庫兵而殺之乎人  
主立法而民犯之亦可以爲逆面輕主約乎深之可  
以死輕之可以免非法禁之意也法者緣人情而制  
非設罪以陷人也故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  
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念傷民未有所害  
志不甚惡而合於法者謂盜而傷人者耶將執法者  
過耶何於人心不厭也古者傷人有創者刑盜有臧  
者罰殺人者死今取人兵刃以傷人罪與殺人同得  
無非其至意與大夫俛仰未應對御史大夫曰執法  
者國之轡銜刑罰者國之維楫也故轡銜不飭雖王

良不能以致遠維楫不設雖良工不能以絕水韓子曰疾有固者不能明其法勢御其臣下富國強兵以制敵禦難惑於愚儒之文詞以疑賢士之謀舉浮浮之蠹加之功實之上而欲國之治猶釋階而欲登高無銜楸而禦捍馬也今刑法設備而民猶犯之況無法乎其亂必也文學曰轡銜者御之具也得良工而調法勢者治之具也得賢人而化執轡非其人則馬奔馳執軸非其人則舩覆傷昔吳使宰嚭持軸而破其舩秦使趙高執轡而覆其車今廢仁義之術而任刑名之徒則復吳秦之事也夫爲君者法三王爲相

者法周公爲術者法孔子此百世不易之道也韓非非先王而不遵舍正令而不從舉蹈陷穽身幽囚客死於秦本夫不通大道而小辯斯足以害其身而已

申韓第五十六

御史曰待周公而爲相則世無列國待孔子而後學則世無儒墨夫衣小缺襟裂可以補而必待全匹而易之政小缺法令可以防而必待雅頌乃治之是猶舍鄰之醫而求俞跗而後治病廢汙池之水待江海而後救火也迂而不徑闕而無務是以教令不從而治煩亂夫善爲政者弊則補之決則塞之故吳子以

法治楚魏申商以法彊秦韓也文學曰有國者選衆而任賢學者博覽而就善何必是周公孔子故曰法之而已今商鞅吳起反聖人之道變亂秦俗其後政耗亂而不能理流失而不可復愚人縱火於沛澤不能復振蜂蠆螫人放死不能息其毒也煩而止之躁而靜之上下勞擾而亂益滋故聖人教化上與日月俱照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御史曰衣缺不補則日以甚防漏不塞則日以滋大河之始決於瓠子也涓涓爾及其卒汜濫爲中國害菑梁楚破曹衛城郭壞沮積積漂流百姓木棲千里無廬令孤寡無

所依老弱無所歸故先帝閔悼其菑親省河堤舉禹之功河流以復曹衛以寧百姓戴其功詠其德歌宣房塞萬福來焉亦猶是也如何勿小補哉文學曰河決若甕口而破千里況禮決乎其所害亦多矣今斷獄歲以萬計犯法滋多其爲菑豈特曹衛哉夫知塞宣房而福來不知塞亂原而天下治也周國用之刑錯不用黎民若四時各終其序而天下不孤頌曰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此天爲福亦不小矣誠信禮義如宣房功業已立垂拱無爲有司何補法令何塞也御史曰犀銚利鉏五穀之利而間草之害也明理正法

姦邪之所惡而良民之福也故曲木惡直繩姦邪惡正法是以聖人審於是非察於治亂故設明法陳嚴刑防非矯邪若隱括輔檠之正弧刺也故水者火之備法者止姦之禁也無法勢雖賢人不能以爲治無甲兵雖孫吳不能以制敵是以孔子倡以仁義而民從風伯夷遁首陽而民不可化文學曰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貴良醫者貴其審消息而退邪氣也非貴其下鍼石而鑽肌膚也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爲非非貴其拘之囹圄而刑殺之也今之所謂良吏者文察則以

禍其民強力則以厲其下不本法之所由生而專已之殘心文誅假法以陷不辜累無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驚駭十家奔亡若癰疽之相濇色淫之相連一節動而百枝搖詩云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骨以鋪痛傷無罪而累也非患鈇耨之不利患其舍草而去苗也非患無準平患其舍枉而繩直也故親近爲過不必誅是鋤不用也疏遠有功不必賞是苗不養也故世不患無法而患無必行之法也

周秦第五十七

御史曰春秋罪人無名號謂之云盜所以賤刑人而絕之人倫也故君不臣士不友於閭里無所容故民始犯之命不軌之民犯公法以相寵舉棄其親不能伏節死理遁逃相連自陷於罪其被刑戮不亦宜乎一室之中父兄之際若身體相屬一節動而知於心故今自關內侯以下比地於伍居家相察出入相司父不教子兄不正弟舍是誰責乎文學曰古者周其禮而明其教禮周教明不從者然後等之以刑刑罰中民不怨故舜施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輕重各服其誅刑必加而無赦赦惟疑者若此則世安得

不軌之人而罪之今殺人者生剽攻竊盜者富故良民內解怠輟耕而墮心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人非人也身放殛而辱後世故無賢不肖莫不耻也今無行之人貪利以陷其身蒙戮辱而捐禮義恒於苟生何者一日下蠶室創未瘳宿衛人主出入宮殿得由受奉祿食太官享賜身以尊榮妻子獲其饒故或載卿相之列就刁鋸而不見閔況衆庶乎夫何耻之有廢其德教而責之以禮義是虐民也春秋曰子有罪執其父臣有罪執其君聽失之大者也今以子誅父以弟誅兄親戚小坐什伍相連若引根本之及華葉

傷小指之累四體也如此則以有罪誅及無罪無罪者寡矣臧文仲治魯勝其盜而自矜子貢曰民將欺而况民盜乎故吏不以多斷為良鑒不以多刺為工子產刑二人殺一人道不拾遺而民無誣心故為民父母以養疾子長恩厚而已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廢而刑罪多聞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豈不欲服罪爾子為父隱父為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聞兄弟緩追以免賊未聞兄弟之相坐也聞惡惡止其人疾始而誅首惡未聞什伍之相坐老子曰上無欲而民樸上無事而民自富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比地何伍而執政何責也御史曰夫負千鈞之重以登無極之高垂峻崖之峭谷下臨不測之淵雖有慶忌之健賁育之勇莫不震懼悼慄者知墜則身首肝腦塗山石也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灼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傷也彼以知為非罪之必加而戮及父兄必懼而為善故立法制辟若臨百仞之壑握火蹈刃則民畏忌而無敢犯禁矣慈母有敗子小不忍也嚴家無悍虜篤責急也今不立嚴家之所以制下而修慈母之所以敗子則惑矣文學曰紂為炮烙之刑而秦有收帑之法趙高以峻文

決罪於內百官以峭法斷割於外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側目重足不寒而慄詩云謂天盖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哀今之人胡爲虺蜥方此之時豈特冒火蹈刃哉然父子相背兄弟相慢至於骨肉相殘上下相殺非刑輕而罰不必令大嚴而仁恩不施故政寬則下親上政嚴則民謀主晉厲以幽二世見殺惡在峻法之不犯嚴家之無悍虜也聖人知之是以務知而不務威故高皇帝約秦苛法慰怨毒之民而長和睦之心唯恐刑之重而德之薄也是以施恩無窮澤流後世商鞅吳起以秦楚之法爲輕

而累之上危其主下沒其身或非特慈母乎

詔聖第五十八

御史曰夏后氏不信言殷誓周盟德信彌衰無文武之人欲修其法此殷周之所以失勢而見奪於諸侯也故衣弊而革裁法弊而更制高皇帝時天下初定發德音行三章之令權也非撥亂反正之常也其後法稍犯不正於理故姦萌而甫刑作王道衰而詩刺彰諸侯暴而春秋譏夫少目之罔不可以得魚三章之法不可以爲治故令不得不加法不得不多唐虞畫衣冠非阿湯武刻肌膚非故時世不同輕重之務



異也文學曰民之仰法猶魚之仰水水清則靜濁則擾擾則不安其居靜則樂其業樂其業則富富則仁生澹則爭止是以成康之世賞無所施法無所加非可刑而不刑民莫犯禁也非可賞而不賞民莫不仁也若斯則吏何事而理今之治民者若拙御馬行則頓之止則擊之身創於箠吻傷於銜求其無失何可得乎乾谿之役土崩梁氏內潰不能禁峻法不止故罷馬不畏鞭箠罷民不畏刑法雖曾而累之其亡益乎御史曰嚴牆三刃樓季難之山高千雲牧豎登之故峻則樓季三刃陵夷則牧豎易山巔夫鑠金在鑪

莊躄不顧錢刀在路匹婦掇之非匹婦貪而莊躄廉也輕重之制異而利害之分明也故法令可仰而不可踰可臨而不可入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爲其無益也魯好禮而有季孟之難燕噲好讓而有了之之亂禮讓不足禁邪而刑法可以止暴明君據法故能長制群下而久守其國也文學曰古者明其仁義之誓使民不踰上乎刑之不教而殺是以虐也與其刑不可踰不若義之不可踰也聞禮義行而刑罰中未聞刑罰行而孝悌興也高牆狹基不可立矣嚴法峻刑不可久也二世信趙高之計深篤責而任誅斷

刑者半道死者日積殺民多者爲忠厲民悉者爲能  
百姓不勝其求黔首不勝其刑海內同憂而俱不聊  
生故過往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  
死不再生窮鼠齧狸匹夫奔萬乘舍人折弓陳勝吳  
廣是也當此之時天下期俱起方面而攻秦聞不一  
期而社稷爲墟惡在其能制羣下而又守其國也御  
史默然不對大夫曰瞽師不知白黑而善聞言儒者  
不知治世而善訾議夫善言天者合之人善言古者  
考之今今何爲施法何爲加湯武全肌骨而殷周治  
秦國用之法弊而犯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或以

治或以亂春秋原罪甫刑制獄今願聞治亂之本周  
秦所以然乎文學曰春夏生長聖人象而爲令秋冬  
殺藏聖人則而爲法故令者教也所以導民人法者  
刑罰也所以禁強暴也二者治亂之具存亡之効也  
在上所任湯武經禮義明好惡以道其民刑罪未有  
所加而民自行義殷周所以治也上無德教下無法  
則任刑必誅劓鼻盈纂斷足盈車舉河以西不足以  
受天下之徒終而以亡者秦王也非二尺四寸之律  
異所行反古而悖民心也

大論第五十九

大夫曰呻吟稿簡誦死人之語則有司不似文學文學知獄之在廷後而不知其事聞其事而不知其務夫治民者若大匠之斲斧斤而行之中繩則止杜大夫王中尉之等繩之以法斷之以刑然後寇止姦禁故射者因勢治者因法虞夏以文殷周以武異時各有所施今欲以敦朴之時治抗弊之民是猶遷延而拯溺揖讓而救火也文學曰文王興而民好善幽厲興而民好暴非性之殊風俗使然也故商周之所以暴桀紂之所以亡也湯武非得伯夷之民以治桀紂非得蹶躄之民以亂也故治亂不在於民孔子曰聽

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訟者難訟而聽之易夫不治其本而事其末古之所謂愚今之所謂智以箠楚正亂以刀筆正文古之所謂賊今之所謂賢也大夫曰俗非唐虞之時而世非許由之民而欲廢法以治是猶不用隱括斧斤欲撓曲直枉也故爲治者不待自善之民爲輪者不待自由之木往者應少伯正之屬潰梁楚昆盧徐穀之徒亂齊趙山東關內暴徒保人阻險當此之時不任斤斧折之以武而乃始設禮修文有似窮鑿欲以短鍼而攻疽孔丘以禮說跖也文學曰殘材木以成室屋者非良匠也殘賊民人

而欲治者非良吏也故公輸子因木之宜聖人不費  
民之性是以斧斤簡用刑罰不任政立而化成扁鵲  
攻於湊理絕邪氣故癰疽不得成形聖人從事於未  
然故亂原無由生是以砭石藏而不施法令設而不  
用斷已然鑿已發者凡人也治未形覩未萌者君子  
也大夫曰文學所稱聖知者孔子也治魯不遂見逐  
於齊不用於衛遇圍於匡困於陳蔡夫知時不用猶  
說強也知困而不能已貪也不知見欺而往愚也困  
辱不能死耻也若此四者庸民之所不爲也何況君  
子乎商君以景監見應侯以王稽進故士因士女因

媒至其親顯非媒士之力孔子曰進見而不以能往  
者非賢士才女也文學曰孔子生於亂世思堯舜之  
道東西南北灼頭濡足庶幾世主之悞悠悠者皆是  
君闇大夫妬孰合有媒是以嫫母飾姿而夸矜西子  
彷徨而無家非不知窮厄而不見用悼痛天下之禍  
猶慈母之伏死子也知其不可如何然惡已故適齊  
景公欺之適衛靈公圍陽虎謗之桓魋害之夫欺害  
聖人者愚惑也傷毀聖人者狂狡也惑之人非人也  
夫何耻之有孟子曰觀近臣者以所爲主觀遠臣者  
以其所主使聖人僞容苟合不論行擇友則何以爲

孔子也大夫憮然內慙四據而不言當此之時順風承意之士如編口張而不歛舉舌而不下闇然而懷重負而見責大夫曰諾膠車修逢雨請與諸生解

雜論第六十

客曰余覩鹽鐵之義觀乎公卿文學賢良之論意指殊路各有所出或上仁義或務權利異哉吾所聞周秦粲然皆有天下而南面焉然安危長乂殊世始汝南朱子伯爲予言當此之時豪俊並進四方輻湊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萬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諷論太平之原智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

勇者見其斷辯者陳其詞閭閻焉侃侃焉雖未能詳備斯可畧觀矣然蔽於雲霧終廢而不行悲夫公卿知任武可以辟地而不知德廣可以附遠知權利可以廣用而不知稼穡可以富國也近者親附遠者說德則何爲而不成何求而不得不出於斯路而附畜利長威豈不謬哉中山劉子雍言王道矯當世復諸正務在乎反本直而不徼切而不燥斌斌然斯可謂弘博君子矣九江祝生奮由路之意推史魚之節發憤懣刺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強禦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推道術尚權利辟畧小辯雖非

正法然巨儒宿學惡然大能自解可謂博物通士矣  
然攝卿相之位不引準繩以道化下放於利末不師  
始古易曰焚如棄如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姓  
以及厥宗車丞相即周魯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  
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群丞相御史不能正議以  
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斗筭之  
人道諛之徒何足算哉

鹽鐵論卷第十